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老學庵筆記卷五

宋 陸游 撰

种徵君明逸既隱操不終雖驟登侍從眷禮優渥然常懼讒嫉其寄懷詩曰予生背時性孤僻自信己道輕浮名中途失計被簪紱目覩寵辱心潛驚雖從鵷鷺共班序常恐青蠅微有聲清風滿壑石田在終謝吾君甘退耕其憂畏如此又有寄二華隱者詩曰我本厭虛名致身天子庭不終高尚事有媿少微星北闕

空追悔西山羡獨醒秋風舊期約何日去冥冥然其後卒遭王嗣宗之辱可以為輕出者之戒世傳常夷甫晚年悔仕亦不足多怪也

宋太素尚書中酒詩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靜嫌鸚鵡鬧渴憶荔枝香病與慵相續心和夢尚狂從今改題品不號醉為鄉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也

紹興中有貴人好為俳諧體詩及箋啓詩云綠樹帶雲山罨畫斜陽入竹地銷金上汪内相啟云長楸脫却

青羅帔綠蓋千層俊鷹解下綠絲絛青雲萬里後生遂有以為工者賴是時前輩猶在雅正未衰不然與五代之體何異此事繫時治忽非細事也

承平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雖京師工效之莫能及一對至直十縑一床至直十千一床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餘無絕大者予家舊藏一卧者有小字云鄜畤田玘製紹興初避地東陽山中歸則亡之矣

隆興間有揚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殽之制未得書名通判鮮于廣蜀人即對曰公方立勲業令必無暇及此他時功成名遂均逸林下乃可成書耳請先立名曰逸居集帥不之悟有牛簽判者京東歸正官也輒操齊音曰安撫莫信此是通判罵安撫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是甚言語帥為發怒赬面而通判欣然有得色

鼂子止云曾見東坡手書四州環一島詩其閒茫茫太倉中一句乃區區魏中粱不知果否蘇季真云寄張文潛桄榔杖詩初本云酒半消其下云江邊獨曳桄榔杖林下閒尋草撥苗盛孝章又誤為孝標已而悟故盡易之雖其家所傳然去今所行亡字韵殊遠恐傳之誤也

范至能在成都嘗求亭名于予予曰思鱸至能大以為佳時方作墨即以銘墨背然不果築亭也

臨卭夾門鎮山險處得瓦棺長七尺厚幾二寸與今木棺畧同但蓋底相反骨猶不壞棺外列置瓦器皆極淳古時靖康丙午歲也李知幾及見之

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松子量不知何物語也亦不知其字云何李端叔為人作墓志亦用此三字端叔前輩也必有所據

今官制光禄大夫轉銀青銀青轉金紫金紫轉特進五代以前乃自銀青轉金紫金紫轉光禄光禄轉特進

據馮道長樂老序所載甚詳

莊文太子初封鄧王予為陳魯公史魏公言鄧王乃錢
㑽歸朝後所封又哲宗之子早薨亦封鄧王當避此
不祥之名二公曰已降詔俟郊禮改封可也莊文竟
早世

東坡贈趙德麟秋陽賦云生于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
詩蓋寓畤字也

尹少稷强記日能誦麻沙版本書厚一寸嘗於呂居仁

舍人坐上記歷日酒一行記兩月不差一字

肅王與沈元用同使虜館於燕山愍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有唐人碑詞皆偶儷凡二千餘言元用素强記即朗誦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即舉筆盡補其所缺無遺者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畧無矜色元用駭服

靖康兵亂宣和舊臣悉已遠竄黄安時居壽春歎曰造

禍者全家盡去嶺外避地却令我輩横屍路隅耶安時卒死於兵可哀也

高宗除喪予以禮部郎入讀祝至几筵殿蓋帝平日所御處也殿三楹殊非高大陳列几席桃枷之類亦與常人家不甚相遠猶想見高廟之儉德也

夜涼疑有雨院静似無僧此潘逍遥詩也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為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

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劉隋州詩海内猶多事天涯見近臣言天下方亂思見天子而不可得得天子近臣亦足自慰矣見天子近臣已足自慰况又見之于天涯乎其愛君憂國之意欝然見於言外

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蓋新安墨工戴彦衡所造自禁中降出雙角龍文或云米友仁侍郎所畫也中官欲于苑中作墨竈取西湖九里松作煤彦衡力持不可

曰松當用黄山所産此平地松豈可用人重其有守

祖母楚國夫人大觀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莫效雖

名醫如石藏用輩皆謂難治一日有老道人狀須甚

古銅冠緋氅一丫髻童子操長柄白紙扇從後過門

自言疾無輕重一灸立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探

囊出少艾取一瓢灸之祖母方卧忽覺腹間痛甚如

火灼道人自言九十歲遂徑去追之疾馳不可及祖

母是時未六十復二十餘年年八十三乃終祖母没

後又二十年從兄子楫監三江鹽塲偶飲于士人毛氏忽見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師灸瓶事言訖遽遯去遍尋不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為灸屋柱十餘壯病脫然愈方欲謝之不意其去也世或疑神仙以為渺茫豈不謬哉

齊民要術有鹹杬子法用杬木皮漬鴨卵今吳人用虎杖根漬之亦古遺法

曹詠爲浙漕一日坐客言徽州汪王靈異者詠問汪王若爲對有唐永夫者在坐遽曰可對曹漕詠以爲工遂愛之曾覿字純甫偶歸正官蕭鷓巴来謁既退復一客至其所狎也因問曰蕭鷓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鶵脯覿以爲嫚已大怒與之絶然鷓巴北人實謂之札八

童貫爲太師用廣南龔澄樞故事林靈素爲金門羽客用閩王時譚紫霄故事嗚呼異哉

元豐間建尚書省于皇城之西鑄三省印米芾謂印文背戾不利輔臣故自用印以来凡為相者悉投竄善終者亦追加貶削其免者蘇丞相頌一人而已蔡京再領省事遂别鑄公相之印其後家安國又謂省居白虎位故不利京又因建明堂遷尚書省于外以避之然京亦竄死二子坐誅其家至今廢不知為善而遷省易印以避禍亦愚矣哉

王黼作相請朝假歸咸平焚黄畫舫數十沿路作樂固

已駭物論紹興中秦熺亦歸金陵焚黄臨安及轉運司舟舫盡選以行不足擇取於浙西一路凡數百艘皆窮極丹艧之飾郡縣監司迎餞數百里不絶平江當運河結綵樓數丈大合樂官妓舞于其上縹緲若在雲間熺處之自若

秦太師娶王禹玉孫女故諸王皆用事有王子溶者為浙東倉司官屬郡宴必與提舉者同席陵忽玩戲無所不至提舉者事之反若官屬已而又知吳縣尤放

肆郡守宴客初就席子溶遣縣吏呼伎樂伶人即皆馳往無敢留者上元吳縣放燈名太守為客郡治乃寂無一人又嘗夜半遣廳吏叩府門言知縣傳語必請面見守狼狽攬衣秉燭出問之乃曰知縣酒渴聞有鹹虀欲覓一甌其陵侮如此守亟取遺之不敢較也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為善宦以今觀之則謂之拙宦可也彼汩喪廉恥廣為道徑者不數年至公相矣

安用四至九卿哉

蔡京賜第有六鶴堂髙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蟻故都里巷間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謂十為諶蓋語急故以平聲呼之白傅詩曰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公宫詞曰三十六所春宫館一一香風送管絃鼂以道詩亦曰煩君一日慇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則詩家亦以十為諶矣

周宇文護與母閻書曰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

如此不孝此乃對母自稱小名南齊武帝崩鬱林王即位明帝謀廢立右僕射王晏盡力助之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一旦贊人如此事何以自立因勸之引決及晏拜驃騎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此乃對兄自稱小名畢景儒幕府燕閒錄載蘇易簡初及第時與母書自稱岷岷亦小名也從伯父右司小名馬哥在京師省祖母楚國夫

人出上馬矣楚國偶有所問自出屏後呼馬哥親事官聞之白伯父曰夫人請吏部蓋此輩亦習聞之也今吳人子弟稍長便不欲人呼其小名雖尊者亦以行第呼之矣風俗日薄如此奈何

宋白石燭詩云但喜明如蠟何嫌色似黳燭出延安予在南鄭數見之其堅如石照席極明亦有淚如蠟而煙濃能熏汙帷幕衣服故西人亦不貴之

胡基仲嘗言韓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趁姿媚狂肆

甚矣予對曰此詩至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其言義之俗書未為可駭也基仲為之絶倒

王廣津宫詞云新騙起来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猶今婦人言萬福也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勝字當讀平聲

拄杖斑竹為上竹欲老瘦而堅勁斑欲微赤而點踈貫長江詩云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紅斑少恰是湘妃淚盡時善言拄杖者也然非

予有此癖亦未易賞音

唐韓翃詩云門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近世晏叔原樂府詞云門外綠楊春繫馬床前紅燭夜呼盧氣格乃過本句不謂之剽可也

張文昌成都曲云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此未嘗至成都者也成都無山亦無荔枝蘇黄門詩云蜀中荔枝出嘉州其餘及眉半有不蓋眉之彭山縣已無荔枝矣

況成都乎
先太傅自蜀歸道中遇異人自稱方五見太傅曰先生乃西山施先生肩吾也遂授道蓋施公睦州桐廬人太傅晚乃自睦守挂冠蓋有縁契矣
張文昌紗帽詩云惟恐被人偷剪樣不曾閒戴出書堂皮襲美亦云借樣裁巾怕索將王荆公于富貴聲色畧不動心得耿天隲憲竹根冠愛詠不已予雅有道冠拄杖二癖每自笑歎然亦賴古多此賢也

故都時御爐炭率斲作琴樣胡桃紋鵓鴿青高宗紹興初巡幸臨安詔嚴州進炭止令用土產勿拘舊制

東坡自儋耳歸至廣州舟敗亡墨四篋平生所寶皆盡僅於諸子處得李墨一丸潘谷墨兩丸自是至毘陵捐館舍所用皆此三墨也此聞之蘇季真云

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鼂以道云紹聖初與東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

山谷水仙花二絶淡埽蛾眉篸一枝及只比江梅無好枝者見於李端叔集中恐非端叔所及也賀方回作王子開挽詞和辭終歸趙干將不葬吴者見於秦少游集中子開大觀己丑卒於江陰而返葬臨城故方回此句為工時少游已没十年矣水仙花則不可考然氣格似山谷晚作不類端叔也

吴武安玠葬德順軍隴干縣令雖隔在虜境松楸甚盛歲時祀享不輟虜不敢問也玠謚武安而梁益間有

廟賜額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謂之吳忠烈云

姚福進者兕麟之祖也德順軍人以挽强名於秦隴間

至今西人謂其族為姚硬弓家

曲端吳玠建炎間有重名于陝西西人為之語曰有文

有武是曲大有謀有勇是吳大玠能書今閬中錦屏

山壁間有其書竒偉可愛

成都江瀆廟北壁外畫美髯一丈夫據銀胡床坐從者

甚衆邦人云蜀賊李順也

卭州僧寺中版壁有趙諗題字字既凡惡語亦淺拙不知當時何以中第如此之髙葢希時事力詆元祐故有司不復計其文之工拙也

永康軍導江縣迎祥寺有唐女真吳彩鸞書佛本行經六十卷予嘗取觀之字亦不甚工然多闕唐諱或謂真本為好事者易去此特唐經生書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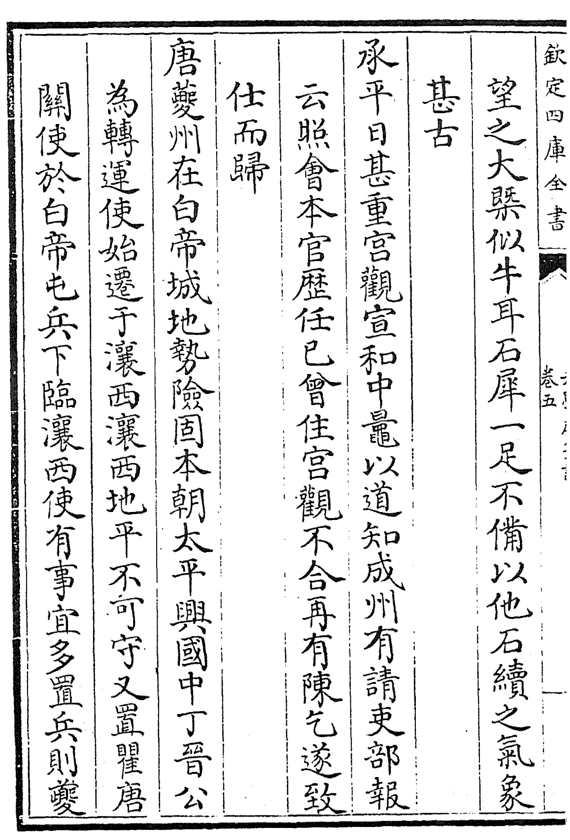
利州武后畫像其長七尺成都有孟蜀時后妃祠堂亦極脩偉絶與今人不類福州大支提山有吳越王紫

袍寺僧舁椅子舉其領猶拂地兩肩有汗迹

老杜海椶詩在左緜所賦今已不存成都有一株在文明廳東廊前正與制置司簽廳門相直簽廳乃故錦官閤閒潼川尤多予未見也

成都石笋其狀與笋不類乃累疊數石成之所謂海眼亦非妄瑟瑟至今有得之者蜀食井鹽如仙井大寧猶是大穴若榮州則井絶小僅容一竹筒真海眼也

石犀在廟之東階下亦粗似一犀正如陜之鐵牛但



望之大槩似牛耳石犀一足不備以他石續之氣象甚古

承平日甚重宮觀宣和中𠂩以道知成州有請吏部報云照會本官歴任已曾住宮觀不合再有陳乞遂致仕而歸

唐夔州在白帝城地勢險固本朝太平興國中丁晉公為轉運使始遷于瀼西瀼西地平不可守又置瞿唐關使於白帝屯兵下臨瀼西使有事宜多置兵則夔

帥不能親將指臂倒置若少置兵則關先不守夔州
必隨以破可謂失策大抵當時蜀已平乃移夔州晉
已平乃移太原皆不可曉若使晉蜀復為豪傑所得
彼能據一國獨不能復徙一城以就形勝耶若雖有
外寇而其地尚為我有乃捨險就易此何理也
忠州在陜路與萬州最號窮陋豈復有為郡之樂白樂
天詩乃云唯有綠樽紅燭下暫時不似在忠州又云
今夜酒醺羅綺煖被君融盡玉壺氷以今觀之忠州

那得此光景耶當是不堪司馬閒冷驟易刺史故亦見其樂爾可憐哉

曾子宣林子中在密院為哲廟言章子厚以隱士帽紫直裰繫縧見從官從官皆朝服其強肆如此上曰彼見蔡京亦敢爾乎京時為翰林學士不知何以得人主待之如此真姧人之雄也

祖宗故事命官鏁廳舉進士者先所屬選官考試所業通者方聽取解至省試程文紕繆者勒停不合格者

亦贖銅放永不得應舉天聖間方除前制然未久又詔文臣許鏁廳兩次武臣止許一次其嚴如此近歲泛許人應博學宏辭遂有妄以此自稱或假手作所業獻禮部亦許試而程文繆不可讀亦無以懲之殆非也

秦所作鄭白二渠在今京兆府之涇陽皆以涇水為源白渠溉涇陽高陵櫟陽及耀州雲陽三原富平凡六縣斗門百七十餘所今尚存然多廢不治鄭渠所溉

尤廣袤數倍于白渠涇水乃絶深不能復入渠口渠
岍又多摧圮填淤比之白渠尤不可措手矣
唐人喜赤酒甜酒灰酒皆不可解李長吉云琉璃鍾琥
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白樂天云荔枝新熟雞冠色
燒酒初開琥珀香杜子美云不放香醪如蜜甜陸魯
望云酒滴灰香似去年
李虛己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曾致
堯倡酬曾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己初未悟

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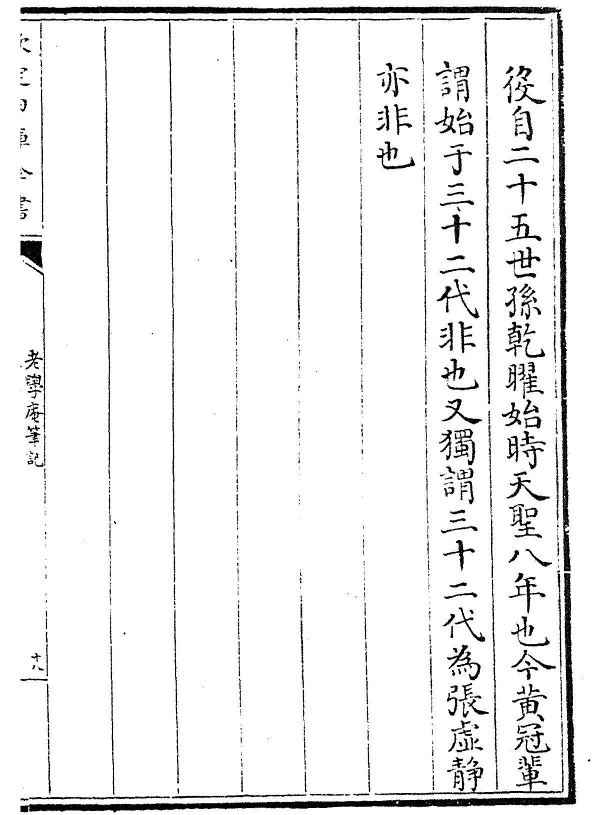
沈義倫謚恭惠其家訴於朝欲帶一文字議者執不可而止張知白謚文節御史王嘉言請改謚文正王孝先為相亦不肯改歐陽文忠公初但謚文蓋以配韓文公常夷甫方兼太常晚與文忠相失乃獨謂公有定策功當加忠字實抑之也李邦直作議不能固執

公論非之當時士大夫相謂曰永叔不得謚文公此謚必留與介甫耳其後信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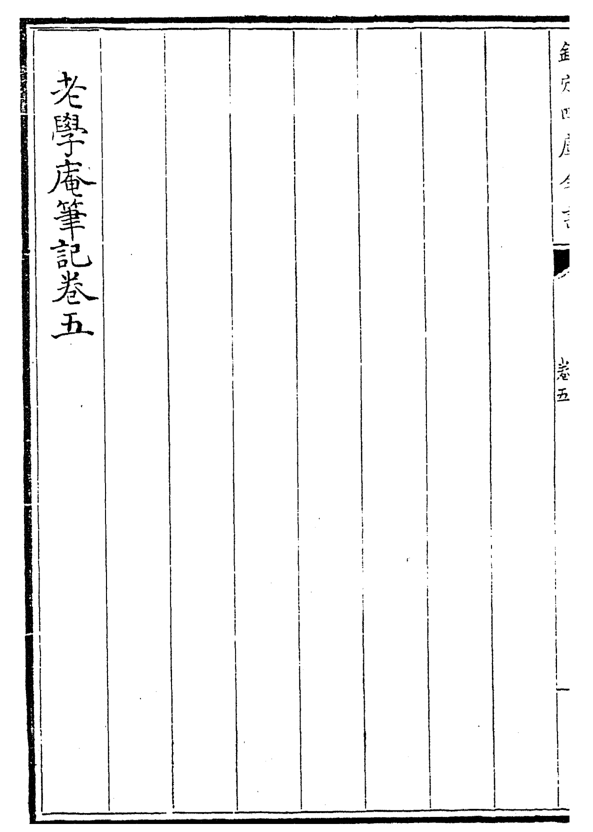
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無掭時望真廟時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為去留

李允則真廟時知滄州虜圍城城中無礟石乃鑿氷為礟虜解去近時陳規守安州以泥為礟城亦終不可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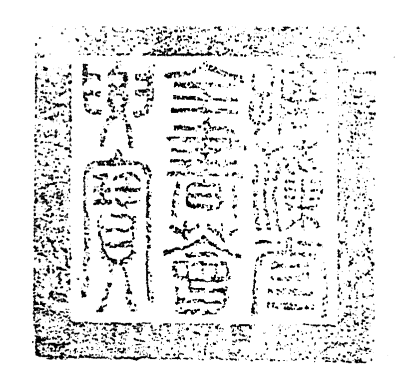
信州龍虎山漢天師張道陵後世襲虛靜先生號蠲賦



後自二十五世孫乾曜始時天聖八年也今黄冠輩謂始于三十二代非也又獨謂三十二代為張虛靜亦非也



老學庵筆記卷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蔣大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老學庵筆記卷六七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老學菴筆記卷六

宋 陸游 撰

太宗朝胡秘監周甫貶坊州團練副使擅離徙所至鄜州謁宋太素尚書被劾特置不問元祐中陳正字無己為徐州教官亦擅離任至南京别東坡先生諫官彈之亦不加罪祖宗優待文士如此

今上初登極周丞相草儀注稱新皇帝葢創為文也

歐陽公記開寶錢文曰宋通予按周顯德錢文曰周通

故國初因之亦曰宋通建隆乾德中皆然不獨開寶也至太平興國以後乃以年號為錢文至今皆然歐公又謂寶元錢文曰皇宋按實録所載亦同然今錢中又有云聖宋者大小錢皆有之大錢折二始於熙寧則此名乃或出於熙寧以後矣

周世宗時李景奉正朔上表自稱唐國主而周稱之曰江南國主國書之制曰皇帝致書恭問江南國主又以君字易卿字至藝祖於李煜則遂賜詔如藩方矣

仁宗時册命趙元昊為夏國主葢用江南故事然亦賜詔凡言及卿字處即闕之亦或以國主代卿字當時必有定制然不盡見於國史也

歐陽文忠公立論易繫辭當為大傳葢古人已有此名不始於公也有黠僧遂投其好偽作韓退之與僧大顛書引繫辭謂之易大傳以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論遂為之跋曰此宜為退之之言予嘗得此書石刻語甚鄙不足信也

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為鄙惡予按梁甄彬嘗以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事亦已久矣庸僧所為古今一揆可設法嚴絶之也

先君入蜀時至華之鄭縣過西溪唐昭宗避兵嘗幸之其地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愛亭曰西溪葢杜工部詩所謂鄭縣亭子澗之濵者亭旁古松間支徑入小寺外弗見也有枏木版揭梁間甚大書杜詩筆

亦雄勁體雜顔柳不知何人書墨挺然出版上甚異或云墨着柟木皆如此

宗正卿少卿祖宗因唐故事必以國姓為之然不必宗室也元豐中始兼用庶姓而知大宗正事設官乃於濮安懿王始權任甚重後頗鐫損云

京師溝渠極深廣亡命多匿其中自名為無憂洞甚者盜匿婦人又謂之鬼樊樓國初至兵興常有之雖才尹不能絶也

祥符東封命王欽若趙安仁竝判兗州二公皆見任執政也慶歷初西鄙未定命夏竦判永興陳執中范雍知永興一州二守一府三守不知當時如何分職事既非長貳文移書判之類必有程式官屬胥吏何所稟承國史皆不載莫可考也然當時諫官御史不以為非諸公受之亦不力辭豈在其時亦為便於事耶宣和中復幽州以為燕山府蔡靖知府郭藥師同知既增同字則為長貳與慶歷之制不同

鼂以道讀魏書以為魏收獨無刑禍既以壽終又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以此攻韓退之避脩史之說然收死後竟以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冢被發棄骨於外得禍亦不輕矣

王荆公父名益故其所著字說無益字蘇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用叙字又以為未安遂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張芸叟父名蓋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

古謂帶一為一腰猶今謂衣為一領周武帝賜李賢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乃謂帶為一條語頗鄙不若從古為一腰也

黄巢之入長安僖宗出幸豆盧瑑崔沆劉鄴于琮裴諗趙濛李溥李湯皆守節至死不變鄭綦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縊而死以靖康京師之變言之唐猶為有人也

晉語兒人二字通用世說載桓温行經王大將軍墓望

之曰可兒可兒葢謂可人為可兒也故晉書及孫綽與庾亮牋皆以為可人又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亦是以小人為小兒耳故宋書云鄉里小人也晉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永嘉正始乃魏晉年名胡武平上呂丞相啟云手提天鐸鏘正始之遺音夢授神椽擯奪朱之亂色葢不悟正始為年名也

俗說唐五代間事每及功臣多云賜無畏其言甚鄙淺

予兒時聞之每以為笑及觀韓偓金鑾密記云面處分自此賜無畏兼賜金三十兩又云已曾賜無畏卿宜凡事皆盡言直是鄙俚之言亦無謂以此觀之無畏者許之無所畏憚也然君臣之間乃許之無所畏憚是何義理必起於唐末耳

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其後策題寖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為苦慶歷初賈文元公為中丞始奏罷之

故事臺官無侍經筵者賈文元公為中丞仁祖以其精於經術特召侍講邇英自此遂為故事秦會之當國時諫官御史必兼經筵而其子熺亦在焉意欲搏擊者輒令熺於經筵侍對時論之經筵退彈文即上

予與尹少稷同作密院編脩官時陳魯公史魏公為左右相一日過堂見魯公語少款少稷忽曰穡便難活相公面上人又云穡是右相薦右相面上人又云穡是相公鄉人處處為人關防魯公笑答云康伯往年

使虜有李愈少卿者來迓客自言漢兒也云女真契丹奚皆同朝只漢兒不好北人指曰漢兒南人却罵作番人愈之言無乃與君類耶一座皆笑

吳處厚字伯固既上書告蔡新州詩事自謂且顯擢時已為漢陽守比秩滿僅移衛州子少時嘗見其謝表曰今李常已移成都則餘人次第復用臣有兩子一壻俱是選人到處撞見兇雖何人更肯提挈處厚本能文而表辭鄙淺如此者意謂太母見之易曉耳

王黼在翰苑嘗病疫危甚國醫皆束手二妾曰豔娥素娥侍疾坐於足素娥泣曰若内翰不諱我輩豈忍獨生惟當俱死耳豔娥亦泣徐曰人生死有命固無可奈何姊宜自寛黼雖昏卧實具聞之既愈素娥專房燕封至淑人豔娥遂辭去及黼誅素娥者驚悸不三日亦死曩日俱死之言遂驗

蜀老言紹興初漕粟嘉陵以餉邊每一斛至軍中計其費為七十五斛席大光胡承公為帥始議轉船搨運

於是費十減六七向非二公蜀已大困矣故至今蜀
人謂承公爲湖州鏡
王性之記問該洽尤長於國朝故事莫不能記對客指
畫誦説動數百千言退而質之無一語繆予自少至
老惟見一人方大駕南渡典章一切掃蕩無遺甚至
祖宗謚號亦皆忘失祠祭但稱廟號而已又因討論
御名禮部申省言未尋得廣韻方是時性之近在二
百里内非獨博記可詢其藏書數百篋無所不備盡

護致剡山當路藐然不問也

王伯照長於禮樂歷代及國朝議禮之書悉能成誦亦可謂一時之傑紹興末為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猶無少卿事可謂得人俄坐臺評去近時不惜人才至此

都下買婢謂未嘗入人家者為一生人喜其多淳謹也

予在蜀中與何搢之同閱報狀見新進驟用者搢之曰渠是一生人宜其速進予怪而詰之搢之曰曾為

朝士者既為人所忌嫉又多謗故惟新進者常無患

葢有激也

杜詩夜闌更秉燭意謂夜已深矣宜睡而復秉燭以見

久客喜歸之意僧德洪妄云更當平聲讀烏有是哉

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編有十餘帖皆與酒務官

託買浮炭其貧可知浮炭者謂投之水中而浮今人

謂之桴炭恐亦以投之水中則浮故也白樂天詩云

日暮半爐桴炭火則其語亦已久矣

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訛如閩人訛高字則謂高為歌謂勞為羅秦人訛青字則謂青為萋謂經為稽蜀人訛登字則一韻皆合口吳人訛魚字則一韻皆開口他倣此中原惟洛陽得天地之中語音最正然謂絃為玄謂玄為絃謂犬為遣謂遣為犬之類亦自不少

予遊邛州天慶觀有希夷詩石刻云因攀奉縣尹尚書水南小酌回捨轡特叩松扃謁高公茶話移時偶書

二十八字道門弟子圖南上其詩云我謂浮榮真是幻醉來捨轡謁高公因聆玄論冥冥理轉覺塵寰一夢中末書太歲丁酉蓋蜀孟昶時當石晉天福中也天慶本唐天師觀詩後有文與可跋大略云高公者此觀都威儀何昌一也希夷從之學鎖鼻術予是日迫赴太守宇文衮臣約飯不能盡記後卒不暇再到至今以為恨

予遊大邑鶴鳴觀所謂張天師鵠鳴化也其東北絶頂

又有上清宮壁間有文與可題一絶曰天氣陰陰别作寒夕陽林下動歸鞍忽聞人報後山雪更上上清宫上看

京口子城西南月觀在城上或云即萬歲樓京口人以為南唐時節度使每登此樓西望金陵嵩呼遥拜其實非也京口記云晉王恭所作唐孟浩然有萬歲樓詩見集中

水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權德輿晚渡楊子

江詩云遠岫有無中片帆烟水上已是用維語歐陽公長短句云平山闌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詩人至是蓋三用矣然公但以此句施於平山堂爲宜初不自謂工也東坡先生乃云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似謂歐陽公創爲此句何哉

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爲過此乃讀白詩不熟者妄

立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金鎖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趍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劒長揖韓荊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世但以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

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宜其終身坎壈也

杜牧之作還俗僧詩云雲髮不長寸秋寒力更微獨尋
一徑葉猶挈衲殘衣日暮千峰裏不知何處歸此詩
葢會昌寺廢佛時所作也又有斫竹詩亦同時作云
寺廢竹色死官家寧爾留霜根漸隨斧風玉尚敲秋
江南苦吟客何處寄悠悠詞意悽愴葢憐之也至李
端叔還俗道士詩云間道華陽客儒衣謁紫微舊山
連藥賣孤鶴帶雲歸柳市名猶在桃源夢已稀還家

見鷗鳥應娓背船飛在道士還俗非不得已者故直譏之耳

閩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唐以前書傳凡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薑皆是

漢嘉城西北山麓有一石洞泉出其間時聞洞中泉滴聲良久一滴清如金石黄魯直題詩云古人題作東

丁水自古東丁直到今我為改名方響洞要知山水有清音

成都藥市以玉局化為最盛用九月九日楊文公談苑云七月七日誤也

馬鞭擊猫節竹杖擊狗皆節節斷折物理之不可推者也

亳州出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為衣真若煙霧一州惟兩家能織相與世世為婚姻懼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

唐以來名家今三百餘年矣

禁中有哲宗皇帝宸翰四大字曰罰弗及嗣更無他語此必紹聖元符間有欲害元祐黨人子孫者故帝書此言祖宗盛德如此故老言大臣嘗從容請幸金明池哲廟曰祖宗幸西池必宴射朕不能射不敢出又木工楊琪作龍舟極奇麗或請一登之哲廟又曰祖宗未嘗登龍舟但臨水殿略觀足矣後免一幸金明所謂龍舟非獨不登亦終不觀也

唐人本謂御史在長安者為西臺言其雄劇以别分司東都事見劇談錄本朝都汴謂洛陽為西京亦置御史臺至為散地以其在西京亦號西臺名同而實異也

唐人本以尚書省在大明宫之南故謂之南省自建炎軍興蜀士以險遠許就制置司類試與省試同間有願赴行在省試者亦聽之蜀士因謂之赴南省以大駕在東南也尤非是

北户錄云廣人於山間掘取大蟻卵為醬名蟻子醬按此即禮所謂蚳醢也三代以前固以為食矣然則漢人以灊祭宗廟何足怪哉

祖宗以來至靖康間文武臣僚罷官或服闋或被罪敘復到闕皆有期限如有故須自陳給假至建炎初以軍興道梗始有三年之限後有特許從便赴闕猶降旨云候邊事寧息日依舊然遂不復舉行矣

今人書某為厶皆以為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范寗注曰鄧厶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江鄰幾嘉祐雜志言唐告身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後始用綾予在成都見周世宗除劉仁贍侍中告乃用紙在金彦亭尚書之子處

嘉祐雜志云峨眉雪蛆治内熱予至蜀乃知此物實出茂州雪山雪山四時常有積雪彌遍嶺谷蛆生其中取雪時并蛆取之能蠕動久之雪消蛆亦消盡

會稽鏡湖之東地名東關有天花寺呂文靖嘗題詩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牕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今寺乃在草市通衢中三面皆民間廬舍前臨一支港與詩殊不合豈陵谷之變遽已如此乎或謂寺本在湖中後徙於此

蘇叔黨政和中至東都見妓稱録事太息語廉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盡廢此猶存唐舊為可喜前輩謂妓曰酒糾蓋謂錄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

巷傳以為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張真甫舍人廣漢人為成都帥蓋本朝得蜀以來所未
有也未至前旬日大風雷龍起劍南西川門揭牌擲
數十步外壞南字爪迹宛然人皆異之真甫名震或
為之說曰元豐末貢院火而焦蹈為首魁當時語曰
火焚貢院狀元焦無能對者今當以雷起譙門知府
震為對然歲餘真甫以疾不起方未病時府治堂柱
生白芝三謟者謂之玉芝予按酉陽雜俎芝之白為喪

真甫當之

自元豐官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絶異在京師時有語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戸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襪袴刑都比門總是冤䰟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大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賂賄公行冒濫相乘饟軍日滋賦歛愈繁而刑獄亦衆故吏戸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他曹寂寞彌甚吏輩

又為之語曰吏勲封考三婆兩嫂戸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喫虀麪兵職駕庫斆薑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身生餓鬼

高宗行幸揚州郡人李易為狀元次舉駐蹕臨安而狀元張九成亦貫臨安時以為王氣所在方李易唱第時上顧問此人合衆論否時相對曰易乃揚州州學學正必合衆論人笑其敷奏之陋

唐以來皇子不兼師傅官以子不可為父師也其後失

於撿點乃有無者治平中賈黯草東陽郡王顥檢校太傅制建明其失自後皇子及宗室卑行合兼三師者悉改為三公政和中省太尉司徒司空之官而置少師少傅少保皇子乃復兼師傅自嘉王楷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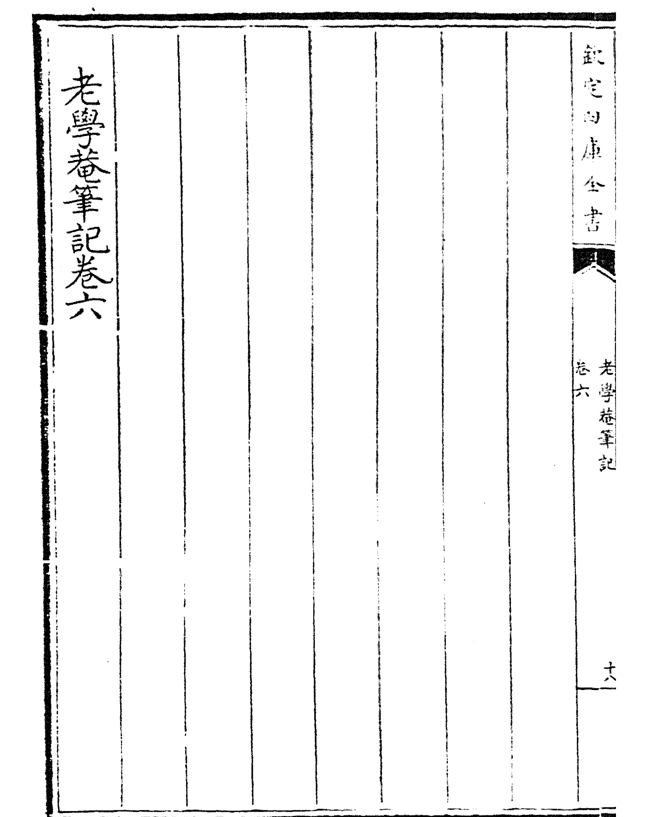
令參知政事恩數比門下中書侍郎在尚書左右丞之上其議出於李漢老漢老時為右丞葢暗省轉廳可徑登揆路也呂丞相元直覺此意排去之然自此遂為定制

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梓州金華山詩云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

胡子遠之父唐安人家饒財常委僕權錢得錢引五千緡皆僞也家人欲訟之胡曰幹僕已死豈忍使其孤對獄耶或謂減其半價予人尚可得二千餘緡胡不可曰終當誤人乃取而火之泰然不少動心其家暴

貴宜哉

杜子美梅雨詩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茅茨疎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回葢成都所賦也今成都乃未嘗有梅雨惟秋半積陰氣令蒸溽與吳中梅雨時相類耳豈古今地氣有不同耶



老學菴筆記卷六

老學菴筆記卷七

宋 陸游 撰

熈寧癸丑華山阜頭峰崩峰下一嶺一谷居民甚衆皆晏然不聞乃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雜下如簸揚七社民家壓死者幾萬人壞田七八千頃固可異矣紹興間嚴州大水壽昌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兩傍草木廬舍比水退皆不壞則此山殆空行而過也

韓魏公家不食蔬以脯醢當蔬盤度亦始於近時耳

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節外甥亦然或云襄陽魏道輔家世指少一節道輔之姊嫁子宣故子孫肖其外氏

故都殘暑不過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狀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倒所向以占氣候謂向北則冬寒向南則冬溫向東西則寒溫得中謂之盂蘭盆蓋俚俗老媪輩之言也又每云盂蘭

盆倒則寒來矣晏元獻詩云紅白薇英落朱黄槿豔殘家人愁溽暑計日望盂蘭盆亦戲述俗語耳

歐陽公謫夷陵時詩云江上孤峰蔽綠蘿縣樓終日對嵯峨葢夷陵縣治下臨峽江名綠蘿溪自此上泝即上牢下牢關皆山水清絶處孤峰者即甘泉寺山有孝女泉及祠在萬竹間亦幽邃可喜峽人歲時遊觀頗盛予入蜀往來皆過之韓子蒼舍人泰興縣道中詩云縣郭連青竹人家蔽綠蘿似因歐公之句而失

之此詩益子蒼少作故不審云

秦會之跋後山集謂曾南豐脩英宗實錄辟陳無已為屬孫仲益書數百字詆之以為無此事南豐雖嘗預脩英宗實錄未久即去且南豐自為吏屬烏有辟官之理又無已元祐中方自布衣命官故仲益之辯人多是之然以予考其實則二公俱失也南豐元豐中還朝被命獨脩五朝史實許辟其屬遂請秀州崇德縣令邢恕為之用選人已非故事特從其請而南豐

又援經義局辟布衣徐禧例乞無巳撿討廟堂尤難之會南豐上太祖紀敘論不合上意脩五朝史之意寖緩未幾南豐以憂去遂巳會之但誤以五朝史為英宗實錄耳至其言辟無巳事則實有之不可謂無也

前代夜五更至黎明而終本朝外廷及外郡悉用此制惟禁中未明前十刻更終謂之待旦蓋更終則上御盥櫛以俟明出御朝也祖宗勤於政事如此

予兒時見宋脩撰煇為先君言其艱難中以轉餉至行在時方避虜海道上大喜令除待制呂相元直雅不相樂乃曰宋煇係直龍圖閣便除待制太超躐欲且與脩撰脩撰與待制亦只爭一等候更有勞除待制不晚遂除秘撰宋公言之太息曰此其命也頃予被命脩高宗聖政及實錄見日歷所載實有此事自昔大臣以私意害人此其小小者耳

高廟駐驆臨安艱難中每出猶鋪沙藉路謂之黃道以

三衙兵為之紹興末內禪駕過新宮猶設黃道如平時明日壽皇出即撤去遂不復用

族伯父彥遠言少時識仲殊長老東坡為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者一日與數客過之所食皆蜜也豆腐麪觔牛乳之類皆漬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惟東坡性亦酷嗜蜜能與之共飽崇寧中忽上堂辭衆是夕閉方丈門自縊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勝計鄒忠公為作詩云逆行天莫測雉作瀆中經漚滅風前質蓮開

火後形鉢盂殘蜜白爐篆冷烟青空有誰家曲人間得細聽彦逺又云殊少為士人遊蕩不羈為妻投毒羮胾中幾死啖蜜而解醫言復食肉則毒發不可復療遂棄家為浮屠鄒公所謂誰家曲者謂其雅工於樂府詞猶有不羈餘習也

晏元獻為藩郡率十許日乃一出廳僚吏旅揖而已有欲論事率因親校轉白校復傳可否以出遂退吕正獻作相及平章軍國事時於便坐接客初惟一揖即

端坐自若雖從官亦以次起白及退復起一揖未嘗離席葢祖宗時輔相之尊嚴如此時亦不以為非也

東坡詩云大弨一弛何縁觳巳覺翻翻不受檠考工記弓人寒奠體注曰奠讀為定至冬膠堅内之檠中定往來體釋文檠音景前漢蘇武傳武能網紡繳檠弓弩顔師古曰檠謂輔正弓弩音警又巨京反東坡作平聲叶葢用漢書注也

豐相之於舒信道鄒志完於呂望之其為人似不類然

相與皆厚甚不以鄉里及同僚故也相之為中司時猶力薦信道志完元符中進用則實由望之薦也及以直諫遠竄望之坐薦非其人謔官謝表云臣之與浩實匪素交以其嘗備學校之選於先朝能陳詩賦之非於元祐比緣薦士遂取充員豈期螻蟻之微自速雷霆之譴其敘陳終不以志完為非亦不易矣

宋白集有賜諸道節度觀察防團刺史知州以下賀登極進奉詔書云朕仰承先訓纘嗣丕基眷命歷之有

歸想寰區之同慶卿輟由俸祿恭備貢輸遥陳稱賀之誠知乃盡忠之節省覽嘉歎再三在懷實真廟登極時詔書也乃知是時貢物皆守臣以俸祿自備令既以庫金為貢而推恩則如故可謂厚恩矣

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就坐先君尚行之

前輩置酒飲客終席不褫帶毛達可守京口時尚如此後稍廢然猶以冠帶勸酬後又不講紹興末胡邦衡

還朝每與客飲至勸酒必冠帶再拜朝士皆笑其異衆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

元豐七年秋宴神廟舉御觴示丞相王岐公以下忽暴得風疾手弱觴側餘酒霑汙御袍是時京師方盛歌側金盞皇城司中官以為不祥有歌者輒收繫之由是遂絶先楚公進裕陵挽詞有云輅從元朔朝時破花是高秋宴後萎二句皆當時實事也

天聖明道間京師盛歌一曲曰曹門高未幾慈聖太后

受册中宫人以為驗矣其後宣仁與慈聖皆垂箔攝政而宣仁寳慈聖之甥以故選配英廟則徵兆之意若曰曹門之髙當相繼而起也何其神哉

趙相挺之使虜方盛寒在殿上虜主忽顧挺之耳愕然急呼小胡指示之蓋闔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合中有藥色正黄塗挺之兩耳周匝而去其熱如火既出殿門主客者揖賀曰大使耳若用藥遲且拆裂缺落甚則全耳皆墮而無血扣其玉合中藥為何物乃不

肯言但云此藥市中亦有之價甚貴方匕直錢數千某輩早朝遇極寒即塗少許吏卒輩則别有藥以狐溺調塗之亦效

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虜主宗真問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歛於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惟恐不為北朝人矣虜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閱兵以脅之南朝

重於割地必求增歳幣我訖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則
以其數對減民賦可也宗真大以為然卒用其策得
增幣而他大臣背約纔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固已喜
及洪基嗣立六符為相復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
盡用銀絹二十萬之數減燕雲租賦故其後虜政雖
亂而人心不離豈可謂虜無人哉

仁宗皇帝慶歴中甞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
北兩朝永通和好會六符知貢舉乃以兩朝永通和

好為賦題而以南北兩朝永通和好為韻云出南朝皇帝御飛白書六符葢為虜畫策增歳賂者然其尊戴中國尚如此則盟好中絶誠可惜也

王荆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為滕屠鄭酤然二公資豪邁殊不病其言毅夫為內相一日送客出郊過朱亥冢俗謂之屠兒原者作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交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酤解報恩

予幼時侍先君避亂東陽山中有北僧年五十餘戇朴無能自言沈相義倫裔孫攜遺像及告身詔勅甚備且云義倫之後惟巳獨存欲訴於朝求一官還俗不知竟何往也

詩正義曰絡緯鳴嬾婦驚宋子京秋夜詩云西風巳飄上林葉北斗直掛建章城人間底事最堪恨絡緯啼時無婦驚其妙於用事如此

孫少述一字正之與王荆公交最厚故荆公別少述詩

云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有幾人又云予今此去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其相與如此及荆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人謂二公之交遂睽故東坡詩云蔣濟謂能來阮籍薛宣真欲吏朱雲劉舍人貢父詩云不負興公遂初賦更傳中散絶交書然少述初不以為意也及荆公再罷相歸過高沙少述適在焉亟往造之少述出見惟相勞苦及弔元澤之喪兩公皆自忘其窮達遂留荆公置酒共飯劇談經學抵暮乃

散荆公曰退即解舟無由再見少述曰如此更不去奉謝矣然悃悃各有惜别之色人然後知兩公之未易測也

杭僧思聰東坡為作字説者大觀政和間挾琴遊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為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曰試誦北山移為我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參寥政和中老矣亦還俗而死然不知其故

陶淵明遊斜川詩自敘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丑亦年五十葢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

夏文莊初謚文正劉原父持以為不可至曰天下謂竦邪而陛下謚之正遂改今謚宋子京作祭文乃曰惟公温厚粹深天與其正葢謂夏公之正天與之而人不與當時自有此一種議論故張文定甚惡石徂徠詆之甚力目為狂生東坡議學校貢舉狀云使孫復

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其言亦有自來歐公作王洙源叔参政墓誌曰夏竦卒天子以東宫恩賜謚文獻洙為知制誥封還曰此僖祖謚也於是太常更謚文莊與他書異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字書皆有之叁止是三字或讀作七南反耳柒字晉唐人書或作漆亦取其同音也

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為金坤又為金何

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云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豈當上請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敢今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為講解大槩諸生徐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為釜也教授皇恐乃謝曰其當罰即輸罰改題而止然其後亦至通顯

老杜哀江頭云黄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言方皇惑避死之際欲往城南乃不能記孰為南北也

然荆公集句兩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為舛誤或以為改定皆非也蓋所傳本偶不同而意則一也北人謂向為望謂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惑避死不能記南北之意

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諸晁讀杜詩稺子也能賒晚來幽獨恐傷神也字恐字皆作去聲讀

蜀人石耆公言蘇黄門嘗語其姪孫在庭少卿曰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冗而凡哀江頭簡而高在庭曰

常武與桓二詩皆言用兵而繁簡不同葢此意乎黄門摇手曰不然

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是也一日朝士同觀報狀見嶺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輒歎曰此郡守必是權貴所主問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須痛治此乃令但中庸根勘即是有力可知同坐者無不掩口其人悖然作色曰拙直宜為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

令人解杜詩但尋出處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陽樓詩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此豈可以出處求哉縱使字字尋得出處去少陵之意益遠矣蓋後人元不知杜詩所以妙絶古今者在何處但以一字亦有出處為工如西崑酬倡集中詩何曽有一字無出處者便以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詩亦未嘗無出處渠自不知若為之

箋注亦字字有出處但不妨其為惡詩耳

壽皇時禁中供御酒名薔薇露賜大臣酒謂之流香酒分數旋取旨醆酒戶大小已盡察矣

韓魏公聲雌文潞公步碎相者以為二公若無此二事皆非大臣之相

慶歷中河北道士賈眾妙善相以為曾魯公脊骨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醆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窮人爵見豫章黄庠手曰左手得龍爪雖當魁天下而不

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為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死

俞秀老紫芝物外高人喜歌謳醉則浩歌不止故荆公贈之詩曰曾山眉宇人不見只有歌辭來向東借問樓前蹋于蔿何如雲臥唱松風又云暮年要與君攜手處處相煩作好歌不知者以為賦詩也紫芝之弟清老欲為僧荆公名之曰紫琳因手簡目之為琳公然清老卒未嘗祝髮也

臨江蕭氏之祖五代時仕於湖南為將校坐事當斬與其妻亡命焉王捕之甚急將出境會夜阻水不能去匿於人家霤槽中湘湖間謂霤為筧天將旦有扣筧語之曰君夫婦速去捕者且至矣因亟去遂得脫卒不知告者何人以為神物乃世世奉祀謂之筧頭神今參政照鄰乃其後也

晁以道明皇打毬圖詩宮殿千門白晝開三郎沈醉打毬回九齡已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疏來又張果洞

詩云怪底君王輙漢武不誅方士守輪臺皆偉論也
歐陽公早朝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
李德芻言自昔朝儀未嘗有牙牌報班齊之事予考
之實如德芻之說問熟於朝儀者亦惘然以為無有
然歐陽公必不誤當更博攷舊制也
王荆公所賜玉帶闊十四掐號玉抱肚真廟朝趙德明
所貢至紹興中王氏猶藏之曾孫奉議郎𤪌始復進
入禁中

舅氏唐居正意文學氣節為一時師表建炎初避兵武
當山中病殁遺文散落無復存者獨滁州漢高帝廟
碑陰尚存今錄於此滁之西曰豐山有漢高帝廟或
云漢諸將追項羽道經此山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
日為高帝生日逺近畢集薦殽觴焉其嘗從太守侍
郎曾禱雨於廟因讀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傳蓋以
五月十七為高帝忌日按漢書高帝十三年四月甲
辰崩於長樂宫五月丙寅葬長陵注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疑五

月十七日必其葬日又非忌日也以歷推之自上元甲子之歲至高帝十二年四月晦日是年歲在丙午凡積一百九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三年二千三百九十四萬九千五百九十一月七億七百二十四萬六千八百十五日以法除之算外得五月朔己酉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班固記漢初北平侯張蒼所有顓帝歷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故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食夫日食必於朔而此食於晦

則先一日矣豈非丙寅乃當時十七日乎不然歲月久傳者失之也遂以告公命書其碑陰紹聖二年五月旦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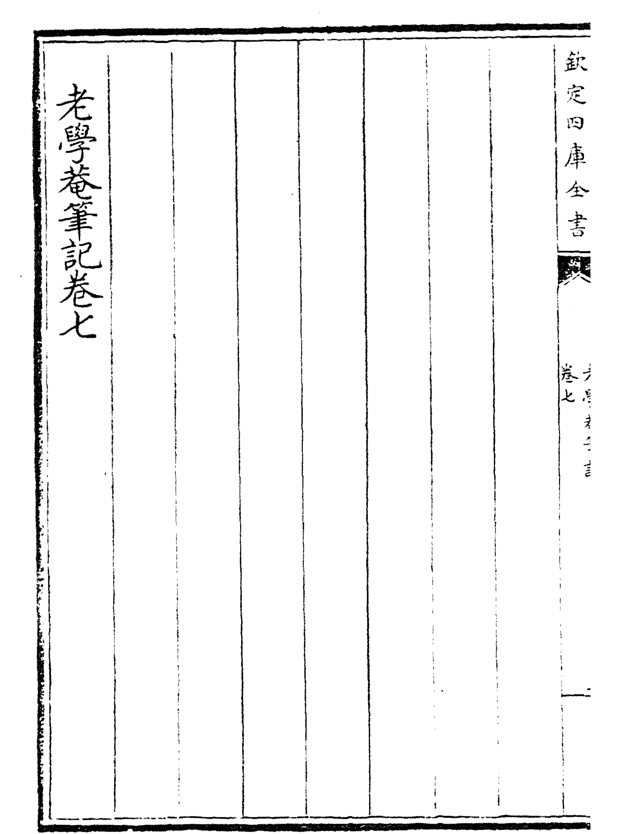
劒門關皆石無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雖皆號天下險固要之潼關不若劒門然自秦以來劒門亦屢破矣險之不可恃如此

曾子宣丞相元豐間帥慶州未至召還至陝府復還慶州往來潼關夫人魏氏作詩戲丞相曰使君自為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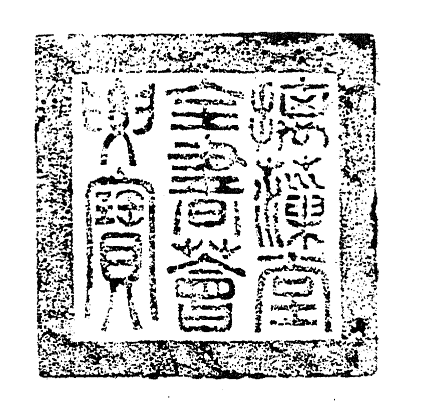
恩厚不是區區愛華山

南豐曾氏享先用節羹醃鵝臼粥建安陳氏享先用肝串子猪白割血羹肉汁皆世世守之富貴不加貧賤不廢也

蘇子由晚歲遊許昌貫文元公園作詩云前朝輔相終難得父老咨嗟今亦無葢謂方仁祖時士大夫多議文元然自今觀之豈易得哉其感慨如此



老學菴筆記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　福

謄錄監生臣顧　振